

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吃黄焖鸡

1.

你吃过……黄闷鸡吗？

放心，我没有写错，就是这个「闷」。

小区侧门出去，是一条小巷子，巷口第一间店，是家黄焖鸡米饭。大概是年代长了，店门口的 LED 灯牌有些破旧，少了一个「火」字偏旁，成了「黄闷鸡米饭」。

夜色里，没有路灯的巷子像是一只择人而噬的怪兽，等待着无辜的路人走入漆黑的口中。这家店前的红色灯牌，则仿佛刻在怪兽脸上的符篆，溢着血色的光。

杨刚是个程序员，这天又加班到了凌晨，拖着疲惫的身躯回了家。他摸摸饥火中烧的肚皮，伸手去摸橱柜，却掏了个空——泡面吃完了。他犹豫了许久，终于一咬牙，拿起钱包和钥匙，走出了小区的侧门。

「黄闷鸡」意料之外地开着张，昏黄的灯光却似乎受到了什么束缚一般，止步在门窗之内，一丝也照不到门外的马路，只有破旧的灯牌，映得路面一片血红。

杨刚看着这满是岁月痕迹的门店，又犹豫起来——吃了这家的菜，不会拉肚子吧？

一阵寒风刮过，冻得人瑟瑟发抖，肚皮也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，他叹了口气，还是勒紧腰带走了进去。

店里很冷，似乎没有空调，冷冷清清地没有一个顾客。柜台里，穿着花棉袄的老板娘正低着头打瞌睡，听到杨刚进来的动静，幽幽地抬起了脸。

似乎身体不太好，这个中年妇女的脸色有些发白，她打量着杨刚，似乎看见了什么新奇物事似的，歪着头不说话。

「一份黄焖鸡。」杨刚被盯得发怵，忍不住开口打破了沉默。

老板娘点点头，示意知道了，却没有接过杨刚递来的百元大钞，而是哑着嗓子说：「找不开。」

杨刚皱起了眉头。现在这个时代，谁还带着零钱出门？包里的这张大钞，还是三个月前取的。这家店，看起来也不像能网上付款的样子……

在他纠结的时候，老板娘嘴角抽动了一下，似乎是在笑：「您先吃，一会儿去巷子里的小店换点零钱就行了。」

这倒是个好主意。杨刚点头谢过，走到桌前，暗暗嘀咕：「这巷子里还有店？我白天怎么没看到……」

刚要坐下，突然被老板娘喊住了：「客人，别坐那儿，坐隔壁。」

坐哪儿还有规定？店里明明一个人都没有！杨刚一挑眉毛就要发作，转念一想刚才还承了老板娘的情，还是忍着脾气坐在了对方指着的一张桌前。

刚拿出手机，一局农药还没打完，耳边突然响起老板娘沙哑的声音：「黄闷鸡来了！」

他一抬头，一盘菜和一碗饭端端正正摆在桌上，老板娘却还站在隔着好几米的柜台里——奇怪，她好像一直在那儿，菜是谁做的，又是谁送的？

但饥肠辘辘的杨刚已经顾不得这么多，看着冒着热气的食物，拿起筷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

肉一入口，他突然觉得有些不对。

明明热气蒸腾，吃起来却是一嘴冰凉，稍一咀嚼，口感也不太对，哪怕是鸡胸肉，也没这么又老又柴的道理。

杨刚吐出了嘴里的肉，一拍桌子刚要骂娘，眼前的一幕却让他的脏话哽在了喉咙里。

2.

刚才还冷冷清清的饭馆，现在却变得人满为患。除了自己这桌外，其他桌上都坐满了人，有老有少，正一言不发地吃着饭。

店里坐着几十号人，本应热闹非凡，但现在却寂静地吓人，连筷子和碗沿碰撞的细微声音都没有。所有食客都低着头默默进食，甚至坐在一块儿的人都没有一丝眼神交流。

不对劲，不对劲！杨刚此时哪里还有心情吃饭？放下筷子刚要起身，突然从门口晃晃悠悠走进来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头子，他环顾店内，发现已经座无虚席，这才把目光投到杨刚的桌前，踉跄着走过来，轻飘飘地坐在了杨刚对面。

「小伙子，拼个桌吧。」

老头虽然有些古怪，但好歹是个肯说话的。杨刚凑过脑袋刚想问上一句，老头突然闭上了嘴。

「砰！」一份黄闷鸡摆在了老头面前。

杨刚抬头一看，一个穿着红色马褂的服务员，端着空盘子飘向了后厨。

没错，是飘。这个服务员脸色苍白，只有两腮上有一坨嫣红，长长的马褂底下，两只脚尖点地，后跟高高翘起，身子完全不动地向着前方平移。

杨刚倒吸一口冷气，瘫在椅背上半天说不出话，好不容易缓过来，他一把抓住老头的胳膊：「大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」

谁料想，老头的胳膊居然又轻又脆，他只是稍一用力，只听「咔嚓」一声，老头的右手居然轻飘飘地垂了下来。老头瞪了杨刚一眼，左手捏住右手，「咯吱」一声又安了回去。

似乎是被打扰到了，老头不再打理杨刚，只是蒙头吃饭。不知道是不是安装手臂消耗了能量的原因，他越吃越急，没一会儿

干脆端起盘子，伸手用指甲在脖子上割开一条一尺宽的血口，把一盘肉「咕噜噜」倒了进去。

杨刚吓得一跃而起，匆忙间还撞翻了椅子，慌不择路地朝门口跑去。

刚要夺路而逃，老板娘突然侧着身子挡在了门口。杨刚喘着粗气停了下来，脸色满是惊恐。这老板娘到底是人是鬼？她拦住我是为什么？

「客人，您还没给钱呢。」老板娘依然是嘴角抽动，露出诡异的笑。

杨刚甩出那张百元大钞：「不用找了。」

老板娘摇摇头，坚定地一动不动：「对不起，找不开。」

「我说不用找了！」杨刚大吼一声，看着老板娘不为所动的样子，叹了口气，「就算我去巷子里的小店换钱，你也得先让开啊。」

老板娘嘿嘿一笑：「怕你跑了，留下点东西抵押吧。」

她一伸手，猛地按在杨刚胸口。杨刚只觉得一阵剧痛，还没来得及叫出声来，痛感已经潮水般褪去，只是觉得有些空荡荡的。

定睛一看，老板娘手里托着一个拳头大的红色肉块，正在一起一伏地跳动着。

那是杨刚的心！

「找开了，回来换，」老板娘让开了一条路，「去吧。」

杨刚捂着胸口，跌跌撞撞地走进了小巷的黑暗里。

3.

杨刚白天的时候，也经常经过这条小巷，清晰地记得这是条死胡同，除了一些堆了多年的建筑垃圾，一无所有。

但他此刻一步迈进，眼前却豁然开朗。

一共几十米长的小巷子里，两侧分布着七八家小店，破旧的店面上没有招牌，照明也千奇百怪——有的点了几只蜡烛，有的挂着一盏灯笼，唯一正常点的，亮着的居然是矿灯！

杨刚犹豫着挪了几步，身侧突然响起一声呼喊：「小伙子，买东西吗？」

杨刚扭头看去，这是一个报亭大小的店铺，一个穿着白色大衣的中年男人倚着货架，上面摆满了瓶瓶罐罐，里面的东西却模模糊糊看不真切。一盏不断闪烁的红灯挂在店里，光束来回游移着，不时掠过店主的脸。

杨刚看着眼熟，盯了好久才反应过来——这不是救护车上的警报灯吗？

杨刚咽了咽口水，安慰自己：「都已经这样了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」他壮着胆子说：「老板，我要换点零钱。」

店主嘿嘿笑了两声：「不好意思，小本生意不白换，你得买点东西才行。」

杨刚目光从货架上的一堆东西里扫过，犹豫着说：「我什么也不缺啊……你这儿最便宜的是什么？」

店主笑得像田野里的老鸦：「怎么就不缺了？」他指指杨刚的胸口，「这儿不是少了东西吗？」

他回过头从货架上取下一个罐子，递给了杨刚：「喏，人心一颗，谢谢惠顾。」

杨刚接过罐子，也不知道该放哪里，只能硬着头皮递过去那张一百的钞票。

店主拿着钞票，贪婪地闻了一闻：「收您八十三，给您找钱。」接着在杨刚疑惑的目光中，又把钞票递回给他。

「这什么意思？」杨刚不太明白，「我这是一百块啊，你是不是算错了？而且怎么又还我了。」

「没错没错。」店主摆摆手，居然转身就把店门关上了。杨刚这才发现，这家店铺，居然是救护车车厢的造型！

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回到手里的这张钞票，摸着突然有了一种血脉相连的暖意。就像是……捏着自己的一部分似的。

身边突然嘈杂起来，原来是周边其他店主的叫卖声。

「哥们儿，来这儿看看吧！」「小兄弟，我有好东西！」

杨刚揣起罐子，头也不回地向巷口的黄闷鸡店走去。

4.

就这一会儿的工夫，店里坐满的客人居然已经走得七七八八，只剩一个少女还在狼吞虎咽地舔着盘里的汤汁。

看着少女伸出来一米多长的舌头，杨刚打了个寒颤，目不斜视地从她跟前走过。

意外的是，老板娘却不在店里，柜台前站着一个焦急的中年男人。

看着走进来的杨刚，男人下意识地往后缩了几步，下一秒却又惊喜地叫了起来：「兄弟，你也是活人？」

也？杨刚下意识地看过去，男人面色红润脚步稳健，确实是个正常人。

「我就说嘛，今天还没吃黄闷鸡，怎么就能看见你了，」男人似乎是为了缓解恐惧，凑上来攀谈起来，「我叫范全，第三次来，幸会幸会！」

「等会儿……」杨刚有些吃惊，「你知道这地方不对劲，还来了三次？」

范全脸色突然低落下去，叹了口气：「我女儿……快不行了，除了这里，我想不到别的办法。」

杨刚想要继续问，老板娘已经从后厨走了出来，冲范全诡异一笑：「坐吧。」

杨刚顾不得范全，递过去那张钞票：「还我的心来！」

老板娘和之前那位店主一样，接过钞票闻了闻，一脸满足地又还给了他：「招待完这位客人，到后厨给你拿。」

杨刚回头一看，范全正坐在长舌少女身边，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哪里不对的样子，连忙走过去一把将他拽起：「别坐这儿！」

拉着范全到另一桌落座，服务员立刻就把黄闷鸡端了上来。范全迫不及待吃了一口，抬起头，这才看见那桌的长舌少女，吓了一跳：「谢了兄弟！还好刚才有你。」他抹抹嘴，似乎吃一口已经足够了：「我得去巷子里了，还要办正事，女儿的病拖不起。」

范全走到老板娘身边，递过去钞票结账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老板接过钞票，居然笑了：「钱货两讫，正好。」

看着老板娘不打算把钞票再还给自己的样子，范全仿佛遇到了这辈子最恐怖的事情：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身体好得很，女儿还在医院等我回去，我不信！」

他一把推开老板娘，就要朝门外冲去。老板娘不慌不忙伸手在范全后脑勺一拍，他就浑身一软瘫在了地上。倒地的前一秒，

范全对杨刚投来了求助的目光。杨刚一咬牙，装作没看见别过了头。

老板娘单手拎着范全的脖子，像是拎起了一根葱：「客人，随我去后厨取心吧。」

杨刚心里有了一个惊人的猜测，但他完全不敢说什么，只能硬着头皮走进了后厨。

想象中的血腥场面并没有出现，后厨里居然摆放着普普通通的几套厨具，唯一奇特的，就是一口巨大的雕花水缸，里面灌满了淡黄色的奇怪液体，散发着特殊的香味，像是什么酱料。

老板娘从橱柜里取出杨刚的心，轻轻一拍就送进了他的胸口。杨刚心头一暖，重新感觉到了那种沉甸甸的踏实。

找回了心，杨刚哪敢久留，扭头就走。刚走没几步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痛苦的喘息声。

他下意识回头一看，范全被剥光了衣服泡在水缸里，似乎还没死透，正被老板娘按着脑袋，在拼命挣扎着。

黄闷鸡……原来是闷死的人呐……

5.

「啊！」杨刚惊醒过来，大口地喘着粗气，「原来是是噩梦……」

话音刚落，他无意中一扭头，看见了床头柜上摆着的罐子，以及罐子下压着的百元钞票。

不是梦，这一切是真的！

正惊讶间，手机推送了一条本地新闻：十全集团董事长范全昨夜于家中暴毙，法医鉴定为窒息而死，警方已经介入调查，不排除被情妇谋杀可能。

范全……窒息……

杨刚赶紧从床上爬起，打开电脑查起了范全的资料。幸好作为商界传奇，范全的过往故事早就被报道在了各大网站上：

范全本来是一事无成的小个体户，但却在三十岁那年突然暴富，炒房赚了第一桶金，其后一年内如有神助，不管做什么生意都赚得盆满钵满。不仅如此，几年前他被商业对手狙击，濒临破产之际，又突然恢复了白手起家那年的运气，不仅顺利度过危机，还反击了一把自己的竞争对手。但范全的女儿心脏一直不好，最近更是被连下几次病危通知书……

暴富、危机、女儿病危……正好是三次……这是否就对应着范全所说的，来了三次黄闷鸡呢……

杨刚匆匆忙忙赶到了那条巷子。和意料中一样，巷子里是光秃秃的两面墙壁，唯一会动的，只有两条低吠的流浪狗。

走进黄闷鸡店里，几个中年男子正在吆五喝六地喝着啤酒，也有小区的保安正在一边公放快手视频一边乐呵呵地吃饭。戴着

金戒指的中年妇女在柜台前手忙脚乱地收着钱，不时对后台吼上一句：「小份鸡不要辣！」

杨刚诧异地凑过去：「老板，昨天晚上看店的大姐呢？」

「昨晚？」妇女百忙中应付一句，「我们八点就关门了，晚上不开业的。」

「可是我昨天 12 点多还来你家店里吃过饭……」杨刚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没有把后面发生的事情说出来，「那个老板娘还穿着一件花棉袄！」

话一出口，老板娘突然愣住了，半天才反应过来：「走走走，快走，没有这个人！」她一边说，一边把杨刚推出了门外。

杨刚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，刚想回头继续问，突然被门口看热闹的一个老太太拉住了。

「小伙子，」老太太笑眯眯地问，「你说的人，是不是四十左右，穿一身花棉袄？」

杨刚连连点头。

「十几年前，这家店还没开起来的时候，这里卖的是香烛纸马……那家老板娘，就爱穿一身花棉袄。不过，早就随着店里的十几号纸人，在一场大火里烧成灰啦。你看到的，恐怕不是人啊！」

杨刚艰难地咽了咽口水：「谢谢婆婆……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？」

老太太的笑容渐渐隐去：「如果你真的能看见鬼……有朝一日见到一个手臂上有胎记的老头，告诉他，别担心，婉容把孩子养大了，养得很有出息，再有几年就去陪他。」

老太太喃喃着这几句话，颤颤巍巍地走了。

6.

市医院里，杨刚抱着包询问护士：「请问范凝凝小姐在哪间病房？」

走进装饰豪华的 VIP 病房，一个身材纤弱的女孩正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给自己倒水。

杨刚连忙凑过去，扶住快要摔倒的病美人：「你是病人，怎么自己倒水？照顾你的人呢？」

「你说我后妈？」范凝凝不屑一笑，「忙着回去争家产了。他们都说我爸和情妇玩得太嗨，出事故把自己闷死了……噢，你是谁？」

「我……」杨刚一时语塞，「我是你父亲的朋友。」

范凝凝看起来不太相信，但也没有深究。想必在她心里，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人欺骗的价值了。

「你父亲……是去为你找治病的办法才出事的……」杨刚觉得自己虽然只和范全一面之缘，却也有义务帮这位父亲辩解，「他死前的最后一刻，牵挂着的也是你……」

范凝凝的目光突然凌厉起来，死死盯着杨刚：「我爸昨晚走前和我说，他有办法治好我……但这件事只有他和我知道，他连保镖都没带！」

「为什么你这么清楚？你是不是杀死他的凶手！」范凝凝激动起来，扑过来要和杨刚拼命，但她力气实在太弱，杨刚只是随手一拦，就把这副瘦弱的身躯搂在了怀里。雨点一般的拳头砸在胸口，但却还不如按摩的力气大。

「你还我爸爸……」范凝凝边哭边捶，渐渐地没了动静。杨刚低下头，却看到小姑娘眼角带泪，已经由于过度激动而昏了过去。

杨刚把范凝凝扶到床上，深吸一口气，拿出了藏在包里的罐子。

没错，从他知道范凝凝的病灶在心脏开始，就想这么做了。如果没有猜错，范全本来的目的，也是这个东西……谁让他阴差阳错，多了一颗心呢……想起范全临死前的目光……就当是做好事吧……

拧开罐子，忍着恶心掏出那个滑腻的心脏，杨刚却不知道该怎么使用。他尝试着按在范凝凝的胸口，心脏晃了一晃，隐没在范凝凝身体里不见了。

应该是……成功了吧？杨刚看着掏心脏时不小心滴在床单上的血，有些头疼。该怎么处理呢……

「范小姐，该吃药了……啊啊啊！来人呐！」一个护士恰好推门而入。

昏迷的女孩、床单上的血、摸着女孩胸口的男人……

完蛋了。

杨刚这样想。

7.

隔壁的病人家属和值班男医生冲进来，把一脸懵逼的杨刚按倒在地。尽管他不断辩解，却没有人相信他。

「快带病人去做检查！我担心病情加重！」医生冲护士焦急地吼着。

范凝凝被抱走后，医生愤怒地看着杨刚：「要是病人有什么事，你就等着坐牢吧，变态！」

等了好半天，病房的门才终于被推开了，范凝凝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来。

「放开他吧，他是我爸的朋友，我昏倒和他无关。」她微微一笑，似乎心情不错。

护士拿着一张 CT 胶片走进来，脸色古怪地凑到医生身边：「主任，你看看这个……」

医生倒吸一口凉气：「范小姐，请跟我来，我们需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。」

范凝凝冲杨刚挥挥手：「哪儿也别走，在这儿等我！」

当范凝凝再次回来时，带来了一个意料之中的消息——她的病，好了。

当然，医院方面强烈要求继续住院观察，范凝凝也不置可否，毕竟她也不想回家面对那帮丑陋的亲戚。

「说说吧，」范凝凝趴在病床上，双手支撑起削瘦的脸庞，眨着一双灵动的大眼睛，「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？」

或许是那段经历太过离奇，憋在心里难受，也没什么人可以倾诉，杨刚发泄似的，把昨晚的事情讲了一遍。当然，最后的结局改成了他努力想要救下范全，最后却失败了。

失望的是，范凝凝似乎并没有完全相信，似乎只是当做故事听，不置可否。

「咚咚咚」敲门声响起，但还没等范凝凝回应，敲门的人就自顾自地推门走了进来，是个二十几岁的漂亮姑娘。

「是范凝凝的闺蜜吗？」杨刚这样想，下一秒却发现自己错了。

「凝凝，听说你病好了？」姑娘努力做出夸张的惊喜表情，「可把妈妈高兴坏了，阿全在天堂里也会很开心的。」

范凝凝嫌恶地皱起了眉头：「说了多少次，我爸认你当妻子，我可不认你当妈！」

「好了好了，别生气，」姑娘脸色有点难看，但还是努力假笑着，「既然你病好了，我和你商量一下阿全公司的股份！」

「我爸昨天刚走，你今天就要分家产？」范凝凝一把推开姑娘，冲她毫不客气地大吼，「滚！别出现在我面前！」

姑娘这下终于绷不住了，笑容一垮，阴着脸说：「你病刚好，情绪不稳定可以理解。我过几天再来找你，你还是好好想想，自己能拿多少吧！」

看着摔门而去的姑娘和突然情绪崩溃，伏在枕头里哭泣的范凝凝，杨刚心头突然涌起一个想法。他压抑着站起身子：「我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……」

「杨刚……」范凝凝从背后喊住了他，「你还会来看我吗？」

杨刚脚步一僵，心里的想法再次加深了。他转过脸，看着眼角带泪，一脸期待的范凝凝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他转身走了，没有看到身后范凝凝微微翘起的嘴角。

8.

血红的灯光下，杨刚忍不住地发抖。但想到心里的计划，他还是硬着头皮走进了店里。

老板娘看着他，露出了诡异的微笑：「坐吧，马上就好。」

杨刚看着空空荡荡的店面，面露难色：「请问……我坐哪儿？」

老板娘侧过耳朵，似乎在听什么，然后指了指一张桌子。杨刚一坐下，黄闷鸡就端了上来。

杨刚想到那晚范全的挣扎，有些下不去口。但想起范凝凝，他还是咬牙夹了一筷，闭着眼囫圇吞了下去。

再次睁开眼，果然就见到了满屋的食客，面无表情地吃着饭。他一回头，却发现身边坐着一个老头，正是上次拼桌的那个。

「嘿嘿。」老头笑了笑，对他露出了掉光了牙齿的暗红口腔。

杨刚有些难受，赶紧站起身，对老板娘递出了那张钞票。结完账，逃一般地钻进了小巷子。

依旧还是那些店，所有店主都把目光汇聚到了杨刚的身上。他有些不自在，挑了一家点着红蜡烛的店走了过去。

店主是个穿着红色旗袍的妇人，脸上带着厚厚的铅粉，还特意在额头点了一抹朱砂。她看着走过来的杨刚，捂嘴一笑：「客人，我有什么能帮您的？」

杨刚犹豫着问：「我如果想要让一个人至死不渝地爱上我，你能办到吗？」

妇人眼角带媚，兰花指轻轻一点：「算你来对地方了。」她从怀里取出一个小小的纸包：「只要喝了它，女孩子的一颗心呐，就全系在你身上了。」

杨刚点点头，掏出钞票付了账。起身刚要走，突然被叫住了。

「客人，其实我有个疑问，」妇人嫣然一笑，「既然你完全不爱她，又何必让她爱你呢？」

杨刚浑身一僵，似乎心底最大的秘密被戳破了。但转念一想，这里除了他没有第二个活人，这才放下心来：「没错，我不爱她。但是……」

他头也不回地离开，只留下一句话在小巷子里飘荡。

「范全的亿万家财，给她也留不住，倒不如交到我的手上。」

小巷子里的店主们，似乎听到了什么有趣的事，纷纷笑了出来，一时间或娇媚或尖利的七八种笑声交织在一起，格外诡异。

刚出巷口，杨刚却被一道身影拦住了。他定睛一看，正是和自己拼过两次桌的老头。

「小伙子，咱俩有缘呐，」老头咧嘴一笑，「陪陪老头子吧，我太寂寞了。」

「不……不行……」杨刚吓得牙齿乱磕，「我……我得走了……」

老头却没有让路的意思：「嘿嘿，我们拼了两次桌，你的味道我已经记住了。你走不了啦。」

看着一步步靠近自己，七窍流血鬼相毕露的老头，杨刚退无可退，心中涌起一股绝望。自己的计划，就要随着性命一起葬送了吗？

老头伸出一双干枯的爪子，就在碰到杨刚脖子的一刹那，他突然看见了老头手臂上的一块胎记。

杨刚福至心灵，赶忙大喊：「婉容让我告诉你，她已经把孩子抚养大了，过几年就来找你！」

爪子突然停住了，随后慢慢收了回去。老头恢复了正常的脸庞，两行清泪沿着沟壑纵横的脸庞滴下。

「婉容……」他喃喃自语，半天才抬起头，「你走吧。」

杨刚忙不迭地朝巷子口奔去，身后响起老头的声音。

「别再来了……你的余额已经不多了。」

9.

看着范凝凝一口又一口地喝下了碗里的粥，冲自己甜甜地笑，杨刚松了一口气。

一包药粉，全部混在了粥里。接下来，只要帮范凝凝继承就行了，她的钱也就是自己的钱……

但事情，似乎没有杨刚想的这么顺利。

药粉很有效，即使是他这样的直男，也能清晰地感受到范凝凝从骨子里溢出的那种主动。没过几天，他们就在一个热吻后确定了关系。

「杨哥……」范凝凝的小脑袋倚在杨刚肩上，突然说，「我想放弃家产的继承权。」

什么？杨刚一下子直起身来，开玩笑，没有家产，我的努力不是白费了吗？

他深吸一口气，轻抚范凝凝的头发：「为什么？能和我说说吗？」

「我在病房里住了三年，早就想明白了。钱对我来说，没什么用处，现在病好了，更不需要它了。我爸都走了，要这个集团的股份有什么用呢？我爸又不会复活……我也不想和那个女人争，她想要，给她就好了，」范凝凝抬起头看着杨刚的眼睛，温柔一笑，「现在，我有杨哥就够了……」

「凝凝啊……」杨刚艰难地说，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，但是家产也不能不要……你爸在天堂里看到你这样，会很失望的……」

「我爸……」范凝凝突然眼睛一亮，「杨哥，你说的故事是真的吗？那个巷子，真的能见到鬼？」

「是啊，」杨刚继续努力着，「所以你爸说不定就在巷子里看着你呢，你可不能让他失望……」

「那我们去巷子里找我爸好不好？」范凝凝兴奋起来，「走走走！」

杨刚有些犹豫，他还记得老头告诉他的那句话：「你的余额不多了。」

「走呀杨哥！」范凝凝连声催促，「如果真的能见到我爸……为了不让他失望，还要靠你帮我和那个女人争家产呢。」

听到这话，杨刚一咬牙——为了家产，拼了！

10.

这是杨刚第三次走进「黄闷鸡」了。老板娘看见他，似乎很是高兴。

「又来了？坐坐坐。」奇怪的是，她对范凝凝却似乎兴致不高，只是瞥了一眼就不再看。

范凝凝紧紧抱着杨刚的胳膊，指甲都掐进了肉里：「我好怕啊……」

「不怕，有我在。」杨刚笑着安慰她。

黄闷鸡端上来，杨刚却有些犹豫……余额不多了，虽然不知道每次结账用的是什麼，但看范全用完了余额就死在这里，恐怕也不是什麼简单的东西……要不……

「凝凝，」杨刚笑着说，「我今天没带钱包，一会儿你结账吧？」

「行啊，」范凝凝头也没抬，正在对着碗里的菜纠结，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付出什么，「今天我包养你，嘻嘻。」

杨刚放心下来，夹起肉吃了一口，范凝凝也一咬牙，同样吃了一塊。

吃完黄闷鸡的范凝凝，看着满店的鬼魂，吓得浑身发抖。杨刚把她抱在怀里，小心翼翼地安慰着。

「客人，结账了。」老板娘凑过来，轻声催促。

「今天的账，让我女朋友结，」杨刚对老板娘挤出一个勉强的微笑，低下头，「凝凝，结账了。」

谁料想，老板娘像是没有听到这句话似的，还是盯着杨刚：

「客人，结账。」

杨刚想要说些什么，怀里的范凝凝突然一动，挣脱开他的怀抱，几步冲向了大门。杨刚想要去追，却被老板娘拦住了。

「客人，你还没结账呢。」

「她跑了，你怎么不拦着！」杨刚气急败坏地大喊，「什么一颗心系在我身上，都是骗子！一有事就自己跑了，你们卖的都是假货！」

老板娘突然笑了：「拦她？不值得。不过，阴巷的货物童叟无欺，从无假货。」

杨刚愣了：「不值得？什么意思？」他突然反应过来：「我不服，她这个样子，哪里像是爱上了我！」

「你是买了红娘家的药粉吧？」老板娘似乎是很在意商业信誉，居然帮着解释起来，「吃了药，心自然系在你身上。可这个姑娘胸膛里跳着的，真是还是她自己的心吗？」

杨刚突然感觉一股凉气直冲脑后。

没错，一开始，自己就已经把范凝凝的心给换掉了……

老板娘似乎是不再愿意废话了，不耐烦地一伸手，从杨刚兜里抢出那张熟悉的钞票。

「还差一点儿……今天居然是亏本生意……」老板娘脸上似乎有些懊恼。

听到这话，杨刚心里涌起无尽的恐惧：「不，不要！」

他不敢去冲撞老板娘，只能转身往后厨跑去。几个服务员冲过来拦住，他慌不择路之下一拳砸在一个服务员脸上，居然砸得整张脸凹陷下去。

「纸……纸人？」

虽然是纸人，但力气却不小。几只手伸过来，紧紧束缚住了杨刚的四肢。他看着不紧不慢走过来的老板娘，大声惨叫。

老板娘带着习惯性的微笑，轻轻抚上了杨刚的脸。

「余额不足……欢迎加入我们。」

「咔嚓」。

11.

范凝凝拼命地跑着，感觉肺快要炸掉了。

卧床三年，身体已经差成这样了……虽然心脏的毛病治好了，但虚弱的身子骨却不是一两天能补回来的。

那个傻乎乎的杨刚……真的以为自己爱上他了？当自己看不出来，他的目的一开始就是范家的遗产吗？装着样子骗骗他，果然就把自己带到了阴巷。留在那个店里，给我爸陪葬吧！

不过，此时的她，完全忽略了一件事——为什么，她能这么轻易地逃出黄闷鸡呢？

巷子里的几家小店出现在了面前，范凝凝兴奋地冲过去。

「我要见到范全的鬼魂，你们谁能办到？」她迫不及待地大喊。

「凝凝……」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，范凝凝转过头去，意外地看了范全的脸。

那是一家小巷最里间的店铺，挂着两盏白灯笼，里头燃着的却是绿幽幽的磷火。店铺的柜台里，范全穿着一身像是京剧戏袍的衣裳，正冲她露出慈祥的笑。

范凝凝激动地冲过去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范全却对他微微一笑，脸上的皮肤融化开来，像水银般流淌，眨眼间又变成了杨刚的脸。

范凝凝吓得后退一步，转身欲逃，那张脸又再次变幻，成了范凝凝自己的样子。

「客人，开个小玩笑，别急着走啊……」

范凝凝好不容易平稳呼吸：「我要见我爸，但不是用这种糊弄的方法！」

变脸店主微微一笑：「放心，我能办到。但你得先告诉我，你想找范全做什么？」

「我要他给我一份遗嘱，十全集团的股份，一分也不给那个女人留！」范凝凝恶狠狠地说。

「呵呵，」店主笑了，「这个简单，而且很便宜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」

范凝凝从钱包里掏出厚厚的一叠钞票，砸在桌上。但店主的脸色，却突然变了。

「你就这么点儿余额？连巷子口的黄闷鸡都不够吃，是怎么进来的？」他嫌弃似地挥挥手，「穷鬼赶紧滚！」

「怎么可能？」范凝凝瞪大了眼，「杨刚那个穷小子都可以……」

店主似乎没憋住，噗嗤一声笑了出来：「人民币？我要这废纸有什么用？你余额就一块多了，就这还是靠人匠家的货续出来的，否则你都已经是负的了。」

说完这句话，他似乎不耐烦了，拉上了店门口的帘子。

范凝凝有些不知所措，隔壁的店主，一个老婆婆却突然喊住了她：「客人，我虽然不能让你见到范全的鬼魂，却能帮你做出一份天衣无缝的遗嘱。一块也够，怎么样？」

范凝凝还迷糊着搞不清怎么回事，但听到这话还是忙不迭地点头：「行，成交！」

拿到遗嘱，范凝凝十分惊讶：「字迹一模一样，居然还有律师公证？」

「放心，这公证是真的，可以去查，」老婆婆笑了，「谢谢光临。欢迎下次再……哦，差点忘了，没有下次了。」

范凝凝顾不上搭理她，激动地走出了小巷。

前脚刚迈出，她突然听到身边传来一阵急促的鸣笛声，回过头，只看到一辆飞驰而来的卡车。

耳边似乎响起一个隐隐约约的声音。

「余额不足……」

「死了都要爱……」

两个喝得醉醺醺的男人，勾肩搭背地走过巷子口。

「咦？有家黄焖鸡……哈哈字还写错了！」

「正好肚子饿了，走，吃夜宵去！」

两人走进被血红色灯光笼罩的店门。

「老板娘，两个大份，多加辣椒！」

□ 川戈